述朱質疑

述朱質疑卷之四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朱子巳丑以後辨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朱子丙戌中和之說與南軒往復通書辨晰詳盡南軒雖以延平默坐澄心爲不然而於朱子之論中和則無不合及朱子至潭州又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南軒贈詩所謂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也及朱子巳丑悟定舊說詒書與南軒論之南軒亦欣然改從惟先察識後涵養執之尙堅朱子既與南軒細辨又與當時同主此說者極言之茲攷其可見

者著於篇

已丑荅張欽夫云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涵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有不可勝言者

炘按書首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尉如之故知爲已丑之書

又書云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佀要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日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

炘按此書無季月可攷姑坿於此

庚寅荅張敬夫云某幸從遊之久竊覸所存大氐莊重湛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衆而思慮之不能詳也

又云某嘗以爲內修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

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語今世之務矣

炘按乾道六年召敬夫爲講官以范成大爲金祈請使敬夫見上言其不便此書中間有不知曾爲上論罷祈請之使否又書末以涵養比自治察識方復讎語亦分明

庚寅又書云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地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以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己功夫於大本上未有所明如不先涵養而務求

知見是也

炘按書首云奏草已得竊觀知是庚寅得對後之書又書中云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已功夫於本處未甚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云云可見先察識之說朱子實與敬夫共之非獨敬夫一人之學也

已丑答林擇之云篇首云某侍旁如昨祠官再請故知為已丑九月前之書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執之尚堅

炘按擇之名用中古田人丁亥歲朱子招至崇安教子偕朱子至長沙同登南嶽十一月自儲州別南軒又偕朱子東歸

質與閭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

又荅擇之云近看南軒文字大氐都無前面一截功夫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易明審易爲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荅擇之云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功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

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氐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又荅擇之云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廹乎

炘按以上三書無年可攷大約亦在己丑庚寅之間耳

荅胡廣仲云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

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又荅廣仲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卻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果何謂耶？某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謂知邪

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又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

又荅廣仲云。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眞妄。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

炘按。胡廣仲名寔。文定公二弟安止之子。文定公世家建州之崇安。至文定宦遊荆楚。從家衡嶽之下。故遂爲楚人。廣仲不及事文定。受業於從兄五峯之門。與張南軒爲同門友。蓋

皆受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朱子所謂湖南諸公廣仲其一也。

荅吳晦叔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致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家可以不修且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又自注云按五峯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葢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

炘按晦叔名㷊世爲建陽人踰冠遊學衡山師事胡先生五峯五峯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伯逢門人張敬夫遊其學大要以胡氏爲宗故於先察識後涵養之說亦持之甚堅也此又湖南諸公之一人也

已丑冬荅程允夫別紙云（據朱程荅問本是十一月書）紙尾之意以爲先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功處則又不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

炘按允夫名洵婺源人朱子之內弟未嘗爲五峯之學又未嘗與南軒相見前朱子自潭州歸曾寄書與論南軒之學卓然不可及允夫至今守其說不變此時朱子又詒書辨之也

附張氏南軒癸巳以後改從朱子先涵養致

甲午南軒寄呂伯恭書云栻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

炘按書中云去年聞從學者甚衆栻殊謂不然呂東萊於王

辰丁父艱、自朝還家・癸巳居家授徒甚衆、王氏崇炳所撰呂東萊本傳可攷・

陸子靜會致書規之、壬辰爲考官、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揭示果九淵也、未畢試丁父艱歸

故知此書爲甲午也

書末云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佀未安、周之則可受、謂不使飢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寵豈有安坐於家而坐盲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爲合義、攷朱子癸巳辭免改官宮觀狀云、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季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云云、呂東萊不以爲然、故書中規其失、

而又云但當時有一二不同志者足明此書之爲甲午也

又書中云此間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甲午起張敬夫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此間指廣西言也亦甲午之一證也

又按此書在甲午而云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則敬夫之改從朱子自癸巳始也

又寄呂伯恭云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功夫不進蓋爲存養處不深厚存養處欠故省察少力也

按此書無季可攷當在癸巳以後

癸巳荅陳平甫書云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乎居敬窮

理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炘按書中自敘云上命爲州不得辭（謂己丑知嚴州）繼爲尚書郎猥以戇言誤被簡用遂得執經入侍（謂庚寅爲講官）而學力不充迄無毫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謂壬辰去國）云云以甲午與東萊書一二年來計之則此書已改從朱子先涵養之說必爲癸巳無疑

甲午邵州復舊學記云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所以講明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益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

炘按此記全用朱子荅胡廣仲吳晦叔書之意。

又按丁酉雷州學記。與此記互相發明。

甲午後寄朱子書云。栻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

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

炘按書中有自甲午病後之語知爲甲午以後書

又荅朱子書曰所貴乎道者三上蔡之說誠欠卻本來一段功夫二程先生之言眞格言也（此書無季可攷想亦在甲午以後）

炘按朱子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一篇其大略云至論三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之之久而後能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爲詳備謝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爲用力處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以二先生之說格之不免爲一偏之論也朱子以此說寄敬夫敬夫

深以朱子先涵養之論爲然而於此章尤爲心愿故復書之

推服如此

荅潘叔昌云必有事焉其惟敬乎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荅喬德瞻云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大則臨事有力也某自覺病痛如此不敢不勉

炘按南軒集中如此類文字皆是改從朱子先涵養之說不

能盡錄也又如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荅吳晦叔書敬齋記

皆在癸巳甲午以前仍用先察識後涵養之說

汪聖錫先有見與張南軒先察識動靜不同說

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始程子伊川又爲之說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平生知行並進動靜交養之學實得力於此同時汪聖錫應辰以爲先有見乃能造夫平易聖錫始學於僧宗杲後與朱子交始折而入儒其所謂先有見者即釋氏頓悟之方謂於靜中養出一箇端倪也故朱子辨之曰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

於道，顧乃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秩敘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汪氏之學，專於靜處用功，希冀於倏然而有見，而非大學之致知格物，必積久而後貫通也，至張南軒栻，又以為先察識而後涵養，南軒之學，出於胡五峯，五峯之說，原於謝上蔡，上蔡學於程門，而未能無弊，其所謂先察識者，求免於靜之一偏，而專於動處求之，近於釋氏明心見性之旨，而無從容涵泳極深研幾之樂，故朱子辨之曰，於事

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佀要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其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汎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此張氏之學專於施爲運用之處求心而以知覺爲入道之門其與古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規模不合矣大氐宋南渡以後儒者之學或偏於靜或偏於動多流於異氏之歸差之豪釐

繆以千里非得朱子廓淸之功吾道幾何而不晦也

朱子已丑以後更定中和舊說攷

朱子一生之學大定於已丑以後豈天欲使之爲百世之師立儒宗之極故多其途徑俾之紆廻曲折無微不至而後豁然貫通遂有以衍濂洛之心傳紹洙泗之道脈哉夫理莫精於中和而未發已發乃中和之界限舊說以未發屬性已發屬心雖未爲大失而儱侗囫圇畍限不分於是乎宋儒用力之地必有非所據而據者是學術之憂也朱子以潛思力行之久得遺編精義之傳其論說尙存於文集學者閱其略而

未覩其詳。茲輯其可見者著於編。

中和舊說序云。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巳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

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其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余之所自信者，其毋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

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猒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往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余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炘按中和舊說以心爲已發不得不先察識而後涵養於是日用[illegible]闕[illegible]却本領一段功夫今要定舊說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illegible]則涵養之功最先最重延平教人一則曰涵養處着力再則曰惟存養熟理道明此其已言者

也但涵養之法須是用敬[illegible][illegible]都未將程子之說剴切詳示此其未言者也然既重涵養[illegible][illegible]非敬不可故曰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炘按此序作於壬辰去己丑四年矣舊說因彙爲一編故當日往還諸書大全集中多不具惟存與張敬夫四書而已其己丑更定之說此序亦不詳詳於已發未發說

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

已誤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間欠卻本領一段工夫葢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卽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又曰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中性之德此爲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炘按董銖錄云此處疑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

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要怎生求只平日涵養

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昔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嘗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

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間。本領工夫。其曰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

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耳。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御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說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來諸君子以爲何如。

炘按此亦已丑春要定舊說後之所作。朱子之論已發未發。各有畍限。非如舊說之儱侗囫圇矣。篇中說中字。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言。亦尚沿記錄程子之誤。至章句則以不偏不倚詮在中之中。不與時中之中相溷。而或問中遂明言呂氏之所錄未尋爲定論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

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

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覆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胷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說之誤故又自以爲不當而復正

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不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何如

炘按此亦已五書也與已發未發說相表裏

荅張欽夫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悳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

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

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宗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宗、宗而常感感而常宗、此心之所以周流毋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炘按此亦已丑以後書也張欽夫旣從已發未發之說而復暢論其旨如此、

答林擇之云、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

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毋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舊蘂遺書所記不寀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

荅吳晦叔云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卽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而言又是以心爲已發之說也

答胡廣仲云。中庸體用之說。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悳。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某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說。

炘按此三書。皆己丑一時之言。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云。某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卻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前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人專是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

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惟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炳按此記專發明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意，與已發未發說同爲一時之作。胡氏謝氏所云，則先察識後涵養之說也。尹氏所云，雖未及致知格物之義，然既知以涵養爲先，則大本已立，可以施格致之功，異乎無上一截工夫者矣。

易寂感說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寂感者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程子養觀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

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毋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炘按此二說發明未發已發皆同時之作無疑他如太極說樂記動靜說中庸首章說皆所以論中和之旨學者所宜潛心翫味茲不具錄也

讀朱子荅林擇之書

大全集載荅林擇之書三十二首。皆在戊子以後。盖擇之丙戌始見朱子。丁亥館於朱子之家。秋八月。偕朱子至長沙訪南軒。其中和舊說。及先察識後涵養之論。皆與聞之。後朱子更定舊說。辨先察識之非。擇之已歸古田矣。荅書數十首。大氐已丑庚寅兩年居多。其中有滋後人之疑者。讀之烏能默默哉。

中庸樂記之旨。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卻說到好惡無節處方說

不能返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耳第二十首

炘按此書言涵養之義隱破南軒先察識之說蓋已丑書也樂記言人生之性本靜感於物而後動不著涵養功夫中庸戒慎隱顯兩節即涵養用敬之意故曰言有疏密章句戒慎節屬存養隱顯節屬省察此統屬慎獨不分兩意者蓋用諸老先生之舊說（中庸或問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此時章句尚未成未嘗出以示人也延平之學最重涵養朱子後宗胡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故云所見不同茲更定舊說極知涵養不可居察識之後故深悔之但延平之涵養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而說敬字不分明故未免有病朱子自更定舊說

後與林擇之先後諸書皆極言敬字之妙不敢明斥延平之失故曰不能盡記其曲折豈朱子之於師傳而習之猶有未宷乎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埽應對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功夫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卽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佀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葢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

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迫急乎敬字通毋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功夫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體素立則其用亦無自而施也第二十一首

王氏懋竑曰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靜中養出端倪則近之矣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陽明之致良知亦類是也此皆朱子未定之論後來所不用者乃知後人之掇為異說其實則拾前人之所弃以自珍爾

炘按前書言中庸下手功夫便是涵養此書言大學雖首格致而古人小學已是涵養皆明涵養不可居後之意以破南軒之說耑倪出莊子萌芽之謂也先識耑倪而後加涵養張南軒之說擇之亦以爲是者也但耑倪不同有從涵養中出者有不從涵養中出者不從涵養中出者不中節者多中節者少從涵養中出者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於此體察之則所發之善一一皆爲己物又荅擇之書云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易明察可互相發明又復於無事之時加前涵養則功夫純熟矣語意明白純精與白沙甘泉之養出耑倪靜坐久之然

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者何翅天淵而猶以爲近耶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叚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數語即申明前段之意言涵養爲致知之本而致知者即從涵養做將去朱子於不叚外求之下明明云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與致良知之目視耳聽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叚外求又何翅天淵而又以爲類耶

及門婺源程提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五

當塗夏炘心伯甫

朱子巳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敬字攷

自古聖人曠代相繼立言垂教各有不同究其指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秦漢以來儒術之士詮釋文義鮮究斯旨即一二與聞道統諸公亦粗識門徑發揮梗槩精微之蘊蓋闕如也有宋程子躬行心得開示後學敬爲之綱謂入道莫如敬謂涵養須用敬謂主一之謂敬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洞達詳備可謂擴先儒所未發矣將樂傳河南之統延平衍

豫章之緒其求未發觀氣象必以默坐澄心言之似於涵養用敬之義微有差別此楊子直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朱子已丑悟未發之微旨實悟持敬之妙諦何則心統性情而敬貫動靜者也寂然不動之心敬以養之而中之無所偏倚者所以宅於靜而不淪於靜也感而遂通之心敬以營之而和之無所乖戾者所以著於動而不滑於動也前此認心爲已發固有其用而無其體卽以性爲未發似矣然性具於心非虛懸而無薄不以心之敬養之而曰澄曰默難免虛寂之偏卽曰觀曰求早入已發之境故已丑之悟朱子自謂得之

於程子之書實得之於程子書中之言敬也觀於已發未發說答湖南諸公及張欽夫書詳哉其言之矣白田王氏謂朱子巳丑之悟仍守延平之說夫苟仍守延平之說則未發之旨尚不得而悟也豈非爲朱子多一關捩乎

已發未發說引程子曰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甚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說曰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

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

與湖南諸公書云。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謂此也。

答張欽夫書云。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心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引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然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然知此矣。○尹氏曰。先生教人。專是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

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炘按此篇備引謝氏胡氏之言而朱子專取尹氏以為與程子合故胡謝之說不錄

程子觀養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

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切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亦自知此矣

炘按以上皆己丑之春悟已發未發之旨更定舊說後一時之作其發揮敬字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己丑五月二十九日荅程允夫書云河南夫子發明敬字乃聖賢始終之要學者日用之間便須持行此字更於念慮之間分別義利兩途只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判舜蹠分手底路頭不可

不審也

朱程荅問程資注云見先世遺墨乾道五年書焮按書中云某侍老人以下粗安則未丁母艱前書也又曰官期已及私計有所未安已扣諸公復句祠祿矣考戊子十一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替施元之闕已丑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五月省劄催促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復以家貧親老急於祿養陳乞嶽廟差遣即書中之所云也

又按已丑春悟已發未發之旨專主程子涵養用敬之說此夏五月書正得力敬字之時故爲程允夫言之

已丑十一月答程允夫別楮云。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九月十九日。允夫與朱子書。有能敬則欲自寡語。但紙尾之意。以爲預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功處。九月允夫書云。大約此學須中有所見然後知味。知味則樂於從事。而欲罷不能也。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人之言。如

此類者亦眾。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

朱程答問程資注云。見先世遺墨及大全集乃乾道五年書。炘按祝孺人以己丑九月五日卒。此十一月告哀之別楮答程允夫九月之所問也。發揮敬字。可謂無餘蘊矣。

又按已發未發之畍限。分於一敬。敬則能保其所謂中而不失其所謂和。朱子己丑之悟。實從程子之言敬悟入。故凡言已發未發。必推原於程子之言敬。此朱子之得力㝡親切處。亦即其教人㝡親切處。王氏必謂己丑尚未及敬字。不識所

悟已發未發者果何在也

拊荅何叔京論敬書二首

丁亥荅書云躁妄之病所以有此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眞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

居敬爲集義之本也。

炘按丁亥尙守中和舊說。以心爲已發。故論敬專於已發言之。而有眞心現荈之語。無涵養未發之功也。

戊子荅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現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功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

炘按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故又以省察居持敬之先也。

又按合二書之言敬與已發未發說及荅湖南欽夫諸公書

觀之然後知已丑後發揮敬字其言親切而有味也

坿延平李先生論敬書一首

延平荅問戊寅書云又見喻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為制之於外以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知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為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

與心爲一庶幾灑落爾。

炘按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制之於外以養其中。卽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但敬而不明於理云云。卽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也。此書反復徵引。抑揚其詞。楊子直錄所謂言敬不分明者。或此類也歟。

敬貫小學大學說

嘗讀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臚列小學之節目。可不謂詳乎。然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目容端。敬於視也。口容止。敬於

言也。色容莊。敬於貌也。堂上播灑。室中握手。敬於拚掃也。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敬於應對進退也。至敬以事親。而定省溫凊之節詳焉。敬於事長。而提攜辟咡之儀愼焉。敬於朋友。而將命出入之禮謹焉。無往非學。卽無往非敬也。然朱子又以爲小學未足以當敬何也。見葉賀孫錄。蓋敬之徹見於各事者。自一語。一默。一坐。一立。一舉手。一跬步之間。無不有規矩準繩。皆小學之當有事。所以使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也。至於莊敬日強。純一不貳。以至於達天德。則非小學之所能也。故曰小學不足以當敬也。由是以入大學。則德非敬不明。會領曰敬

明其德繫辭曰君子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民非敬不新舜典曰敬敷五教君奭曰往敬用治是也至善非敬不止太甲曰欽厥止文王曰緝熙敬止是也若夫箕坐而對簡編跛倚而談名理縱極博物祇益其驕說命曰恭默思道大學曰安而后能慮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未有致知格物而不在敬者也中庸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未有正心誠意而不在敬者也論語曰修巳以敬修巳以安人修巳以安百姓未有修齊治平而不在敬者也故小學者履敬

之事而大學者盡敬之量也朱子以敬爲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不信然乎不信然乎

敬貫誠仁說

誠與仁成德之絕詣也其幾之藉敬也不息者誠之體其所以終日乾乾自强不息者敬也一刻不敬則有息有息則不誠矣克復者仁之功其非禮勿視聽言動以克復之者敬也瞬息不敬則已不克禮不復不能克已復禮則不仁矣匹夫一念之眞可歌可泣不可不謂之誠然逾時易地而或不然非所語於純一不息之誠也欲純一不息者其惟敬乎乍見孺子之入井無

不怵惕惻隱不可不謂之仁。然更尚推擴而或不然。不可語於全體克復之仁。欲全體克復者。其惟敬乎。朱子曰誠在道爲實有之理。在人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功夫自然有總會處。又曰上蔡以來以敬爲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自在其中矣。旨深哉。

周子主靜卽主敬說

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明造化之樞紐。推品彙之蕃變。而以聖人立人極爲之準。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又自注曰

無欲故靜于朱子直以敬字釋靜字。程端蒙錄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靜虛則恐入釋老去廖德明錄程子卻說箇敬云敬則自靜靜虛須如此做工夫又謂通書一者無欲也語高難湊泊伊川只說敬使人有下手處其言果何謂也蓋太極之有動靜也氣也動根於靜靜根於動動靜之無端者亘古以來莫能窮其所自始也然春之生藏於冬貞之固以起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則靜又爲動之本焉聖人全太極之體法陰陽之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主靜之效與天地參故曰立人極夫靜非槁木死灰終日面壁之謂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有欲則恒

動無欲則恒靜聖人之靜無欲而已矣然果何以能無欲哉今夫耳目之欲聲色也口鼻之欲臭味也四肢之欲安佚也肆焉而聽其所之則擾擾者誘於外憧憧然者應於中不特物交物而引即淸夜寤寐之間亦犇馳徵逐而不能安其所止而吾性之仁義中正鮮不潰乎其防矣惟敬以涵養於未發之先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寂然於中其靜以裕動者既有以爲動之本敬以省察於已發之頃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踰乎矩其動而仍靜者又不淆乎靜之源於是仁義中正之性無往而不定矣其在恭而安者渾然不見敬之迹無往非敬之神聖人之所

以立其極也其在毋不敬者欲未動而敬有以端其本欲既動而敬有以協於則君子之所以修之吉也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其示人之意不亦深乎

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說

沙隨程氏迥曰聖門無單說敬字時只是敬君敬親敬長方着箇敬字何其言之不思若是也夫敬偏言之則各有一敬如敬君敬親敬長之類是也至於專言之則堯之欽明舜之勑命禹之祇台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孔子之恭安顏子之視聽言動

曾子之履薄臨深．孟子之勿忘勿助．周子之無欲故靜．明道之揚休山立．伊川之繩直準平．朱子之從容禮法．伊古聖賢．何一非敬德之所形乎．至於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則仁以敬而成．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則義以敬而立．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則禮以敬而行．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民猶不敬．則知以敬而善．舜命偰曰敬敷五教．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無非一敬之所彌綸也．箕子陳範曰敬用五事．則恭肅從乂明哲聰謀睿聖之官無一非敬之所貫徹也．理莫精於未發已發．自戒愼恐懼以至愼其獨．則立大本體達道者．惟敬．功莫大於時雍於變．自

修已以至安人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者惟敬業莫盛於效天法地自日明日旦以至出王游衍則毋戲渝毋馳驅者惟敬故敬者德之聚非僅一事之謂也朱子曰敬字工夫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之一字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又曰敬勝百邪敬則萬理具在其示人之意切矣昔程子謂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余亦曰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庶不爲異說所奪云

朱子以靜爲本說上

朱子之教學者多言敬少言靜所以防末流之失所謂禹之慮

民深也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乃朱子斟酌盡善之書未嘗有一語推本於靜即延平爲朱子之師其教學者靜坐猶諄諄爲廖子晦辨之若深恐其或滋之弊者其杜漸防微之意可不謂深乎惟已發未發一說爲朱子學術道脈之大關獨云以靜爲本未免啟後世學者之疑不知朱子此說專爲救先察識後涵養之弊言之也朱子自潭州歸後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守之者幾兩年及壬辰之春悟已發未發之各有時限容有工夫然後知南軒之學專於鬧處承當而靜存之功闕焉不備譬之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其何以流行而滋長乎當時與南軒

共講此學者如胡廣仲林擇之輩皆未能悟及不過於動時察識其端倪而已故說中旣備引程子之說而結之曰但以靜爲本耳又恐學者之或偏於靜也復自注之曰周子所謂主靜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程子又改言敬其深切著明爲何如乎蓋嘗統已發未發而論之以已發未發云者皆指喜怒哀樂言也旣云喜怒哀樂則皆心也心有靜時有動時靜則爲未發乃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際故直謂之性不可而但可謂之中中者所以形容不偏不倚之體於朕兆未萌之中雖程子云靜中須有物始得然不得不謂之靜矣及其動而爲已發則情也然中

節之情益然保合無所乖戾故可以謂之和而不可謂之情情統動而之善惡言之和則動而中節者也若必先察識而後涵養則是先和而後中先情而後性既無以養夫未發之靜又何以致察於已發之動此朱子必申明之曰以靜爲本也且此意也朱子卽於說中明著之矣其言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動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動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耳朱子之痛懲前失如此學者不察遂以此說

及荅廣仲擇之諸書一例致疑不惟不能深究朱子立言之意其於朱子之書始終前後亦未免讀之不熟而考之欠詳矣

朱子以靜爲本說下

然則周子太極圖之主靜又何說乎曰自程朱以前不諱言靜不獨周子爲然夫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非武侯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非樂記之言乎定靜安慮節次相因非大學之言乎且夫天地之造化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驗之乾坤而靜可以爲動之本也人心之操舍無夜氣之梏亡而後有旦晝之淸明有無事之涵養而後有應務之精詳

此驗之人事而靜又可以爲動之本也自達磨入中國之後佛變爲禪禪之爲言靜也以三藏爲筌蹄以面壁靜坐體自空寂爲宗旨儒者靡然成風種種病實莫不自宗靜而入程子於是以敬爲教而朱子堅守其說以爲聖學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而凡平日之偶及於靜無非有所爲而言之非以是爲學者之準的也蓋嘗綜而考焉二典始終一欽而敬字之見於詩書論語者不一而足靜與動爲對待靜不可以該動而敬則貫動靜而一之主靜之說著於周子而周子已自注云無欲故靜然則防微杜漸之意不待程子而已言之懍懍矣凡學朱子之學者知

以靜爲本之所以立說則可至於審幾用力亦就說中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求之庶幾可以無弊云

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論

自古立師道之極者無如孔子夫孔子非僅生知安行之聖也其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不踰矩平生履歷之境一一自道其所至是以集羣聖之大成於斯道之曲折精微無所不用其極而因材樂育亦各就其人之所至而成之無遺憾傳之無流弊也朱子生於南宋之世士大夫多騖於異學十四歲而孤以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劉公之門三君子之學皆未

盡醇。而籍溪之好佛老尤篤。故朱子因之亦遂出入於老釋間李延平得龜山之傳。於是往而受業。延平雖極辨釋老之非。而令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求聖人灑然脫落之趣。其虛實之旨趣。固與釋老判若天淵。而豪釐之差。偶不加察。則亦不能無疑侶之嫌。十年之間。進謁者四。寓西林者動輒數月。而中和之旨終未能達。及癸未之冬而延平逝矣。其時建陽之問。老成凋謝。張敬夫崛起衡山。為胡五峰高第弟子。朱子奏事延和。適孝宗召敬夫至行在。與之欵曲。甲申自豫章送魏公匶至豐城。與敬夫舟中相聚者三日。數年之間。書問往來。商榷議論。朱子自悟

人自有生以後。皆爲已發。其未發者。特其渾然之體。流行不息。
並無分段時節之可言。以爲向之聞於西林而未契者。今無復
有纖芥之疑矣。及丁亥至潭州留長沙者兩月。與敬夫辯論之
語。今已無傳。大氐敬夫守其師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從動處下
功夫。與延平默坐澄心體認未發正兩相反。而朱子旣以心爲
已發。性爲未發。但從動處着力。較爲直捷。雖心亦疑其少偏。而
不敢遽以爲非。姑且從之者又兩年。壬辰之春。因與蔡季通辯
論而有疑焉。於是復求之程子之書。然後知事物未至思慮未
萌之時。皆爲未發。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回溯夫向之目心爲

已發性爲未發者不惟命名之未當而亦欠涵養之全功自是以後既力辨先察識之非又知延平求中之說不能無弊一守程子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之說以虛明靜一養其心以整齊嚴肅飭其體以條分縷析辨其理以身修力行踐其實辨異端佀是之非定吾道指歸之正迨至七十之年德尊望重門牆俊傑濟濟如林雖其造就之純非後學所能窺測然亦幾幾乎孔子之不踰矩矣或者曰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如此向使廿角之年得延平以爲師何至有釋老之出入更得二程以爲師又何至馳心於高明而余謂不然今夫山吾知其爲高然不歷太行之

險烏知羊腸之詰詘紆衍乎今夫水吾知其爲深然不經滄溟之島烏知洲嶼之幽深盤鬱乎今夫天吾知日月星辰之所躔次然不經星官疇人之細測烏知黃赤距度古今之差異乎今夫地吾知土石岳瀆之所渟峙然不經軺車使節之征闊烏知蠻貊絶域風俗之奇詭乎然則朱子之所以能辨異端屏邪說集諸儒之大成而爲百世之宗師者一一皆從艱苦中來者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吾亦曰朱子竟以艱苦得之然則世之爲學者其亦可以不必矜高明而誇捷獲矣

與胡琡卿茂才論學蔀通辨及三魚堂集荅秦定叟書書

通辨一書顧亭林日知錄中極稱之自陸清獻公力為表章遂大顯於世按此書最精者在後編續編之上中四卷直入陸學之窔奧而抉朱學之所以然前編中下卷雖是此書眉目然當時羅文莊與姚江書已發其端通辨特因以益致其精惟前編之上卷竊不滿於心以為清瀾陳氏尚為異說所蒙耳何以言之朱子之學凡三轉十五六歲後頗出入二氏及見延平而釋然此朱子學之第一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已丑更定中和舊說并辨敬夫

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爲學者指南此朱子學之第三轉也通辨不能一一分別槩謂朱子四十以前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非大錯乎朱子二十九歲時爲許順之作存齋記以心字太論旣以孟子存其心一語名齋何得抹煞心字不說終以必有事焉數句爲存心之道仍是以孟子解孟子通辨謂與禪陸合是并孟子而亦禪陸矣答汪尙書書是爲齒德兼尊溺於異學者作引導故其詞特謙抑答何叔京諸書一則懲叔京博覽之病一則申中和舊說之旨及張敬夫先察識之論俱與禪陸之學判若天淵自通辨謂朱子四十以前

與象山未嘗而同。於是李臨川并有朱子晚年無一不合陸子之論。戴東原遂有老莊楊墨陸朱合一之說。未必非通辨之言。予之以口實也。李氏晚年全論因通辨所譏存齋記之意敷衍成書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因通辨四十以前與禪陸合之論遂謂朱子終身之學無不如是。

本朝眞能爲朱子之學者。首推陸清獻公。其荅秦定叟書。分別與何叔京林擇之薛士龍。諸書之次弟。較通辨爲有條理。惟以朱子四十以前。出入釋老。尙沿通辨之說是其一蔽也。清獻又謂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言。與無善無惡相極遠。精確不易。然則中和舊說之不

同於禪明矣何得統謂之四十以前出入釋老乎僕謂何止中和舊說即十五六至二十四五出入二氏之時亦不過格物致知無所不究二氏亦在所不遺其實與易簡功夫判然各別比而合之是緇素之不分矣清獻又謂朱子之學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竊恐未然朱子讀書窮究之功自少至老終身從事並非四十以後始求之句讀文義之間也且與薛士龍書明云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而亦未有聞也答江元適書云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殊未有以自信何得專以此為朱子之定論乎朱子之定論在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齊頭並進缺一不可未可

謂再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也。

與胡琡卿論白田草堂雜著書

蒙以白田雜著爲問。王氏深於朱子之學。然紬繹之頗多轇轕不清之處。如知荅江元適書。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通辨不當遺而不載。是矣。卻又不信季通二十四歲受學於延平之說。必三分輔漢卿之所錄。謂庚辰爲受學之始。回頭看釋氏之書。漸漸破綻。實無左證。不思朱子明明自云從遊十年。又云十載笑徒勞。以庚辰計之。不過三年。與朱子自述。旣大不合。而語類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者。亦大相反。凡所謂餘者。皆有限之辭。

十餘年者、謂十年之外、而又有餘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釋學、則自十五歲數起、已十七年、餘字所該、不應若是之久、而年譜所謂頓悟釋老之非者、相懸至七八季之遲、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盼暇不清、是一大轇轕也、王氏又謂朱子悟釋老之非、在戊寅再見延平後、比庚辰又早三年、其無定見如此、初注文集、知答薛士龍書之二十餘年、二字爲羨文、可謂能具隻眼矣、卻於襍著中、又改答薛書爲壬辰、文集注以爲辛丣、以遷就二字之不爲羨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實僅滿二十年、無二十餘年、況士龍卒於辛卯九月、壬辰何得有書、通辨列之庚寅、不爲無據、要之此書之羨文、不僅二十餘年之二字、卽先生

君子之生字亦係羨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稱先君子之餘教事
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餘教荅江薛二書相爲表裏必
如王氏之說則兩書糾纏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伊川涵養
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朱子定論其見卓矣卻又謂已丑
仍守舊見至庚寅以後始提敬字不知已丑之悟實悟於程子
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實游移於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荅張敬
夫書與湖南諸公論學書及已發未發說記程門論學同異諸
篇皆極言敬字之眇又皆已丑一時之言必如王氏之說則中
和舊說與更定舊說主腦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延平之求

未發。不免少偏。是矣。卻又謂朱子悟已發未發之旨仍用延平涵養之說。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謂當以程子之言爲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始斷然言之。不知悟已發未發之旨卽悟延平之偏。揚方庚寅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後之甲辰哉。朱子己丑與林擇之書。所謂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者。指從張敬夫先察識言也。所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者。指靜中看未發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詞以爲不能盡記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說則所謂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轇轕也。他如以靜

爲本之說。專救湖南之闕處承當。自注及下文甚明。而王氏以爲未定之論。答汪尚書書。專爲崇德兼導竊於異學之大老作。引導而王氏以爲其詞未決。答林擇之書。語意無弊。而王氏以爲與白沙姚江之說相佀。是皆不免自生轇轕也。足下試取王氏之書。與鄙說細加推勘。不憚反復。幸甚。

與朱福堂博士論秊譜書

閣下爲紫陽後人之宗子。四方爲紫陽之學者。皆徵信於宗子之家。然紫陽去今六百餘年。傳聞異詞。則秊譜一書。不可不加攷訂也。李果齋之原本。不可得見矣。明洪武甲戌所修者。汪氏

仲晉爲之序。正德丙寅。戴氏銑又修之。而名朱子實紀。嘉靖王子李氏默又重修之。今原本俱未之見。我

朝康熙七年。有吳氏亘樞所刻本。三十九年。有洪氏去蕪所刻本。雍正三年。有施氏璜所刻本。乾隆年間。又有婺源所刻本。大氏皆因李古沖之本而增益之。識者頗病其繁蕪。惟寶應王編修懋竑所輯。世稱善本。然炘曾瀏覽數過。覺於大節目可疑者尚多。關係匪淺。謹摘敘其略。以求政於左右焉。朱子幼孤。稟學於籍溪屏山白水之門。三先生之學。皆襍禪。故朱子十五六歲。即出入於二氏。年二十四。見延平而受學。又年餘盡棄其舊。朱

子荅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是也年譜紹興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歲始受學於延平先生之門又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明簡確鑿非果齋親炙朱子之深不能爲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謂朱子癸酉初見延平未嘗受學戊寅再見亦未受學直至庚辰歲始受學而悟釋老之非於是改癸酉爲初見而移受學二字於庚辰之冬將先生學無常師云云盡行刪去不思從遊十年誘掖諄至實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誣乎此於朱子之學問大有關

緊當攷訂一也朱子家禮一書易簀後始出雖其書爲未成之書然綱舉目張斟酌司馬程氏之說而折衷不苟黃勉齋楊信齋黃子耕陳安卿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即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爲是其序載於文集其遵行徧於天下後世乃王氏忽援元應氏之說以爲斷非朱子之作遂於乾道六年下刪希譜家禮成一條此於朱子之著述大有關繫當攷訂二也朱子同時之學湖湘則張宣公浙則呂成公江西則陸文安公宣公之學最心折朱子末乃同歸而一致成公殁後呂子約潘叔昌諸公頗爲永康議論所震朱子提舉浙東一年與浙人往來

深知浙學之弊。故秊譜於純熙十一年下大書力辨浙學之非六字。浙學不僅子約叔昌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內。此亦必是果齋之原本也。至於江西陸氏之學。自純熙二年與朱子會於鵝湖後。朱子與朋友講習。婁言其所學之偏。非浙學比也。乃王氏忽於純熙十二秊書曰。辨陸學之非。又書曰。辨陳學之非。無論辨陸學不始於十二年。即以為白鹿會後。由曹立之墓表起覺。亦在十年癸卯。與十二年何涉。且陳學即浙學也。浙學之壞。實由於同甫。乃必出同甫於浙學之外。誠不識王氏命意之所在。此於朱子之議論。大有關繫。當攷訂三也。乾道庚寅。朱子葬

其母於後山天湖之寒泉塢因築室寒泉讀書其間小祥之後請生就之講習遂攜二子同往并招蔡季通課之後既免喪益加修葺往來讀書不輟名之曰寒泉精舍季謐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此亦必果齋之舊本後人不能濕容諱出乃王氏深疑此事非是竟全將此節刪去不知朱子表弟程允夫先生曾與朱子書云聞已襄大事遂廬墓側乃其確據又未免喪以前只稱寒泉不名精舍廬墓讀書古人行之者甚多並非朱子之越禮此於朱子之孝思大有關繫當攷訂四也李文懋為姚江之學季譜序中以舊譜尊朱詆陸為

私家言。則於舊譜之議陸學者。或有刪節。誠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嚴嵩。以致死於獄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學。雖與朱子殊。至其立身大節。卓然天壤。凡學於姚江之門者。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乎其間。不得因其學而肆為排詆。沈繼祖劾朱子一疏。閩本吳本俱載於年譜中。雖非果齋之舊。亦未必出於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見宋史。乃是陽明後人偽造以詆朱子。而載入年譜。為後人之無識。不知宋李秀巖道命錄中早已全載。何王氏竟未之攷也。嗟乎。人至偽造文字以詆先賢。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學姚江之學者。何至奸詐無良若是。不惟無以

願姚江後人之心且恐重爲吾道之累當攷訂五也他如年譜近思錄成洪本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此亦必果齋原本詳見朱子荅宋擇之書中乃王氏以爲無據一筆刪去其果於自信如此矣王氏號通朱學其精博爲世所稱而疏繆者若斯之甚甚矣年譜之當攷訂也閣下箕裘家學暇日取各刻本年譜以朱子文集語錄參互審核勒成一書以惠後學幸甚

及門婺源程達璋校字